

## 《豆豆老師》

他是我二年级到六年级的班导，是一位风趣幽默的年轻老师。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这一生最感激、最敬重的人。即使已经毕业多年，但我还是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他的笑容。

小学时期的我，非常内向，我想当时的我离自闭症只是一线之差。我与班上同学之间平均都没有超过三句话的交流，我总是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做好自个儿的事情，然后喜欢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观看同学们打打闹闹，围在一块儿谈笑风生，然后结伴相约到食堂用餐。

下课时段，通常都只有我一个人安分地呆在班上，守着空荡荡的教室。我以为我会一直维持着这样的校园生活模式，直到小学毕业。然后就会一直一个人，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在路上。

然而，因为一场在我预料之外的变故，使所有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我的预想。

那天，教室里依旧是只有我一个人。

当天是我值日，在我低着头认真的把每一颗沙子扫进簸箕里的当儿，门口传来一些细微的声响。我抬头便看见班导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他在看见空荡荡的教室时诧异了半晌，便把视线投向我。

我吓得连忙低下头，手里拎着扫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心里紧张万分。他随意的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然后招手让我坐到他的对面去：“过来坐。”

我感觉自己手心里冒出的汗沾湿了裙摆，他似是发现了我的紧张，温和的笑了笑说：“你不饿吗，怎么没有去食堂吃饭？”

我愣了半晌，这一句话從我耳朵傳進腦子裡面之後，便突然感觉眼眶一热，心里也跟着涌入了一股暖流，因为从来没有家人以外的人关心过我。我支支吾吾的回答他：“不饿。”在心里补充道，我很不喜欢人满为患的食堂，热闹的地方也不适合我这种孤独的人去。

“啊，是這樣。”他想了想，說：“老師以後有需要你幫忙的話，願意擔任職位嗎？”我不太明白，但在他的目光下我还是點了頭。

我悄悄的看他，他长得很像东方版的豆豆先生，笑起来憨憨的，还有点儿秃头。在他一张神似豆豆先生的脸，还有温润好听的声音下，我终是放松了紧捉着裙摆的手，心里无形的紧张感也消去了不少。

这一聊之后，他便会时常在班上让我协助他处理事情，后来还特意设立了班上前所未有的“秘书”一职让我担任。

每次站在眾人面前，我都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心裡一直在說，嘆，怎麼突然就變這樣了。

他也一直給我在全班面前發言的機會，使我從原來的沉默內向變成了現在已經可以自如地在眾人面前說話的人，更使原本獨來獨往的我，像正常人，擁有著朋友。他改變了我原來的人生軌道，扰乱了我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步伐，帶我走通向另一個方向的道路。

小學畢業後，我不曾再見過他，只是在網絡上知道他的近況，比如他結了婚，老婆很漂亮。他還養了一個啤酒肚，頭髮也越來越少，但他依舊頂著那神似豆豆先生的臉，還有那熟悉的笑臉。

高中畢業了。

我站在校門口，看著六年未見的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建築物，心裡很忐忑。我吐出了長長的一口氣，才邁開腳步走進去。

經過警衛室的時候，我對老警衛點點頭就繼續走了，才走不到幾步，那老警衛就跑了過來攔住我，他的聲音很沙啞：“不好意思，訪客需要註冊。”

我看著手中的“訪客證”，恍了神。

啊，我已經成為訪客了。

首先經過的是科學館，旁邊還有一個小賣部，神差鬼使的我就往那兒走去了，待我回過神來，已經站在小賣部外面了。

小小的小賣部，每個下課都會有滿滿的人在排隊，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到底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文具要買，因為我從來都是經過的人。

抬頭，看見走廊盡頭通向後巷。

回憶泉涌而來。

我記得有一次體育課，上的是女生們最討厭的籃球課，然後有個扎著馬尾的女生，帶我們一群人到了這個小巷子里，我也傻乎乎的跟著走。

她帶我們玩遊戲，笑聲不斷。

“砰！”我們大家都嚇了一跳，然後有個凶神惡煞的女老師從某個門口走了進來，大聲指責：“同學！這裡有人在上課！出來，誰帶的頭，給我出來！”

大家都不敢出聲，我還往后退了退，這時，扎馬尾的那個女生站了出來，聲音有些顫抖：“老師，是我。”

好幾個女生都往前站了一步：“老師，是我們。”

我自愧不如。

這種時候，只有我後退了。

我看不起自己。

我來到了三樓，站在辦公室外面，不敢進去。

我悄悄走到窗邊，探頭探腦的看進裡面，發現豆豆老師坐在椅子上睡覺。

我在原地徘徊了幾分鐘，最終還是推開玻璃門，走了進去。

面對其他老師探究的眼神，我只是腼腆的笑著點點頭，快步往豆豆老師的位子走去。

咳咳。

我尷尬的站在老師位子距離五步之遙，又不好意思叫醒他，我抱緊手中的東西，心裡在猶豫要不要下次再來好了。

在我天人交戰的時候，老師似是聽見我心裡的聲音，他慢慢的睜開眼睛，眼神惺忪的抬眼看我，一臉疑問。

我清了清喉嚨，往前走幾步，擠出笑容：“老師。”

他對我笑，依舊那麼溫和：“你好，請問什麼事？”

因為他略顯陌生的語氣，讓我不知道該怎麼接下去。

沉吟了好幾秒，我首先開口：“老師，我是你六年前教過的學生。”看著他尷尬的看著我，努力的在搜索著記憶，不等他開口，我就先說：“沒有啦，我就是、我就是經過，順便來看看你，那老師你休息吧，我先走啦。”我故作輕鬆，但其實心裡很苦澀。

我對他點點頭，就轉身離開了。

是啊，你惦記著別人對你的恩情，但是可能施恩的人都不記得了。

但是我並不介意，他不記得沒關係，我來記得就好了。

走下樓的時候，我才發現，手中的東西還沒給他。

那是我親手做的一本小筆記本，是手繪的封面。

那是我和老師在空蕩蕩的教室裡，相對而坐的一幕。裡面的女孩低著頭，緊張的抓著裙擺，坐在對面的老師笑著看著她。

我要到台灣去求學了，也許畢業以後也不會回來了，就想說給老師做一個禮物，留個紀念。

我記得老師在我畢業紀念冊裡面寫的最後一句話，簡單，很短的一句話，卻讓我十分印象深刻，直到現在，感動還在：願你展翅高飛，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寫你的名字了。馮嘉慧同學，畢業快樂。

而我在親手做的筆記本的最後一頁，也寫了這樣的一句話：願你長壽安康，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謝謝你啊，豆豆老師。

我站在樓梯口，最後還是轉身上去了。

我覺得無論如何還是把禮物送出去吧。

我低著頭，踩著梯級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突然一雙腿出現在我視線里，我抬頭，是豆豆老師，他拿著課本，準備去上課的樣子。

我對他倉促一笑：“老師，要去上課啊。”

“對啊。”他笑說：“嘉慧，好久不見。”

他的聲音還是那麼的溫柔。